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陶庵夢憶 第四卷

甲戌□月，攜楚生住不繫園看紅葉。至定香橋，客不期而至者八人：南京曾波臣，東陽趙純卿，金壇彭天錫，諸暨陳章侯，杭州楊與民、陸九、羅三，女伶陳素芝。余留飲。章侯攜縑素為純卿畫古佛，波臣為純卿寫照，楊與民彈三弦子，羅三唱曲，陸九吹簫。與民復出寸許紫檀界尺，據小梧，用北調說《金瓶梅》一劇，使人絕倒。

是夜，彭天錫與羅三、與民串本腔戲，妙絕；與楚生、素芝串調腔戲，又復妙絕。章侯唱村落小歌，余取琴和之，牙牙如語。純卿笑曰：「恨弟無一長，以侑兄輩酒。」余曰：「唐裴將軍旻居喪，請吳道子畫天宮壁度亡母。道子曰：『將軍為我舞劍一回，庶因猛厲以通幽冥。』旻脫縗衣，纏結，上馬馳驟，揮劍入雲，高□數丈，若電光下射，執鞞承之，劍透室而入，觀者驚慄。道子奮袂如風，畫壁立就。章侯為純卿畫佛，而純卿舞劍，正今日事也。」純卿跳身起，取其竹節鞭，重三□斤，作胡旋舞數纏，大噱而罷。

### 秦淮河房

秦淮河河房，便寓、便交際、便淫冶，房值甚貴，而寓之者無虛日。畫船蕭鼓，去去來來，周折其間。河房之外，家有露臺，朱欄綺疏，竹簾紗幔。夏月浴罷，露臺雜坐，兩岸水樓中，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。女各團扇輕紈，緩鬢傾髻，軟媚著人。

年年端午，京城士女填溢，競看燈船。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，篷上掛羊角燈如聯珠，船首尾相銜，有連至□餘艇者。船如燭龍火蜃，屈曲連蜷，蟠委旋折，水火激射。舟中鑼鈸星鏡，謠歌弦管，騰騰如沸。士女憑欄轟笑，聲光凌亂，耳目不能自主。午夜，曲倦燈殘，星星自散。鍾伯敬有《秦淮河燈船賦》，備極形致。

### 兗州閱武

辛未三月，余至兗州，見直指閣武。馬騎三千，步兵七千，軍容甚壯。馬蹄卒步，滔滔曠曠，眼與俱駛，猛掣始回。其陣法奇在變換，旛動而鼓，左抽右旋，疾若風雨。陣既成列，則進圖直指前，立一牌曰「某陣變某陣」。連變□餘陣，奇不在整齊而在便捷。扮敵人百餘騎，數里外煙塵坳起。剋卒五騎，小如黑子，頃刻馳至，入轅門報警。建大將旗鼓，出奇設伏。敵騎突至，一鼓成擒，俘獻中軍。內以妓童扮女三四□騎，荷旂被毳，繡袂魁結，馬上走解，顛倒橫豎，借騎翻騰，柔如無骨。樂奏馬上，三弦、胡撥、琥珀詞、四上兒、密失、叉兒機、傑休兜離，罔不畢集，在直指筵前供唱，北調淫俚，曲盡其妙。是年，參將羅某，北人，所扮者皆其歌童外宅，故極姣麗，恐易人為之，未必能爾也。

### 牛首山打獵

戊寅冬，余在留都，同族人隆平侯與其弟勳衛、甥趙忻城，貴州楊愛生，揚州顧不盈，余友呂吉士、姚簡叔，姬侍王月生、顧眉、董白、李□、楊能，取戎衣衣客，並衣姬侍。姬侍服大紅錦狐嵌箭衣、昭君套，乘款段馬，鞞青駝，繼韓盧，統箭手百餘人，旗幟棍棒稱是，出南門，校獵於牛首山前後，極馳驟縱送之樂。得鹿一、麕三、兔四、雉三、貓狸七。看劇於獻花巖，宿於祖塋。

次日午後獵歸，出鹿麕以饗士，復縱飲於隆平家。江南不曉獵較為何事，余見之圖畫戲劇。今身親為之，果稱雄快。然自須勦戚豪右為之，寒酸不辦也。

### 楊神廟臺閣

楓橋楊神廟，九月迎臺閣。□年前迎臺閣，臺閣而已；自駱氏兄弟主之，一以思致文理為之。扮馬上故事二三□騎，扮傳奇一本，年年換，三日亦三換之。其人與傳奇中人必酷肖方用。全在未扮時，一指點為某似某，非人人絕倒者不之用。迎後，如扮胡槌者直呼為胡槌，遂無不胡槌之，而此人反失其姓。人定，然後議扮法，必裂繒為之。果其人其袍鏡須某色、某緞、某花樣，雖匹錦數□金不惜也。一冠一履，主人全副精神在焉。諸友中有能生造刻畫者，一月前禮聘至，匠意為之，唯其使。裝束備，先期扮演，非百口叫絕又不用。故一人一騎，其中思致文理，如玩古董名畫，勾一勒不得放過焉。

土人有小小災侵，輒以小白旗一面到廟禳之，所積盈庫。是日以一竿穿旗三四，一人持竿三四走神前，長可七八里，如幾百萬白蝴蝶迴翔盤礴在山坳樹隙。四方來觀者數□萬人。市楓橋下，亦攤亦篷。臺閣上馬上，有金珠寶石墮地，拾者，如有物憑焉不能去，必送還神前；其在樹叢田坎間者，問神，輒示其處，不或爽。

### 雪精

外祖陶蘭風先生倅壽州，得白騾，蹄踏都白，日行二百里，畜署中。壽州人病噎膈，輒取其尿療之。凡告期，乞騾尿狀，常□數紙。外祖以木香沁其尿，詔百姓來取。後致仕歸，捐館，舅氏齋軒解驂贈余。

余豢之□年許，實未嘗具一日草料，日夜聽其自出覓食，視其腹未嘗不飽，然亦不曉其何從得飽也。天曙，必至門祇候，進殿候驅策，至午勿御，仍出覓食如故。後漸跋扈難御，見余則馴服不動，跨鞍去如箭，易人則咆哮蹄齧，百計鞭策之不應也。

一日，與風馬爭道城上，失足墮濠塹死，余命葬之，諡之曰「雪精」。

### 嚴助廟

陶堰司徒廟，漢會稽太守嚴助廟也。歲上元設供，任事者，聚族謀之終歲。凡山物狝狝（虎、豹、麋鹿、獾豬之類），海物噩噩（江豚、海馬、鱈黃、鯊魚之類），陸物癡癡（豬必三百斤，羊必二百斤，一日一換。雞、鵝、鳧、鴨之屬，不極肥不上貢），水物噉噉（凡蝦、魚、蟹、蚌之類，無不鮮活），羽物毳毳（孔雀、白鷗、錦雞、白鸚鵡之屬，即生供之），毛物毳毳（白鹿、白兔、活貂鼠之屬，亦生供之），泊非地（閩鮮荔枝、圓眼、北蘋婆果、沙果、文官果之類）、非天（桃、梅、李、杏、楊梅、枇杷、櫻桃之屬，收藏如新搗）、非制（熊掌、猩唇、豹胎之屬）、非性（酒醉、蜜餞之類）、非理（雲南蜜啣、峨眉雪蛆之類）、非想（天花龍涎、雕鏤瓜棗、捻塑米麵之類）之物，無不集。庭實之盛，自帝王宗廟社稷壇壝所不能比隆者。

□三日，以大船二□艘載盤盤，以童崽扮故事，無甚文理，以多為勝。城中及村落人，水逐陸奔，隨路兜截，轉折看之，謂之「看燈頭」。五夜，夜在廟演劇，梨園必倩越中上三班，或僱自武林者，纏頭日數萬錢，唱《伯喈》、《荊釵》，一老者坐臺下，對院本，一字脫落，群起噪之，又開場重做。越中有「全伯喈」、「全荊釵」之名起此。

天啟三年，余兄弟攜南院王岑，老串楊四、徐孟雅、圓社河南張大來輩往觀之。到廟蹴鞠，張大來以「一丁泥」、「一串珠」名世，球著足，渾身旋滾，一似黏龜有膠、提掇有線、穿插有孔者，人人叫絕。劇至半，王岑扮李三娘，楊四扮火工寶老，徐孟雅扮洪一嫂，馬小脚□二歲扮咬齧，串《磨房》、《撒池》、《送子》、《出獵》四齣。科譚曲白，妙入筋髓，又復叫絕。遂解維歸。戲場氣奪，鑼不得響，燈不得亮。

### 乳酪

乳酪自馴僮為之，氣味已失，再無佳理。余自豢一牛，夜取乳置盆盎，比曉，乳花簇起尺許，用銅鑊煮之，淪蘭雪汁，乳斤和汁四甌，百沸之。玉液珠膠，雪映霜膩，吹氣勝蘭，沁入肺腑，自是天供。或用鸚鵡花露入甌蒸之，以熱妙；或用豆粉攪和，漉之成腐，以冷妙；或煎酥，或作皮，或縛餅，或酒凝，或鹽醃，或醋捉，無不佳妙。而蘇州過小拙和以蔗漿霜，熬之、濾之、鑽之、掇之、印之為帶骨鮑螺，天下稱至味。其製法秘甚，鎖密房，以紙封固，雖父子不輕傳之。

### 二□四橋風月

廣陵二□四橋風月，邗溝尚存其意。渡鈔關，橫互半里許，為巷者九條。巷故九，凡周旋折旋於巷之左右前後者，什百之。巷口狹而腸曲，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，名妓、歪妓雜處之。名妓匿不見人，非嚮導莫得入。歪妓多可五六百人，每日傍晚，膏沐薰

燒，出巷口，倚徙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，謂之「站關」。茶館酒肆岸上紗燈百盞，諸妓揜映閃滅於其間，肥鰓者簾，雄趾者闌，燈前月下，人無正色，所謂「一白能遮百醜」者，粉之力也。

游子過客，往來如梭，摩睛相覷，有當意者，逼前牽之去；而是妓忽出身分，肅客先行，自緩步尾之。至巷口，有偵伺者向巷門呼曰：「某姐有客了！」內應聲如雷，火燎即出，一一俱去。剩者不過二三人。沉沉二漏，燈燭將燼，茶館黑黝無人聲。茶博士不好請出，惟作呵欠，而諸妓醜錢向茶博士買燭寸許，以待遲客。或發嬌聲唱《擊破玉》等小詞，或自相謔浪嘻笑，故作熱鬧以亂時候，然笑言啞啞聲中，漸帶淒楚。夜分不得不去，悄然暗摸如鬼，見老鴿，受餓、受笞，俱不可知矣。

余族弟卓如，美鬚髯，有情癡，善笑，到鈔關必狎妓，向余嘆曰：「弟今日之樂，不減王公。」余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王公大人侍妾數百，到晚耽耽望幸，當御者不過一人。弟過鈔關，美人數百人目挑心招，視我如潘安，弟頤指氣使，任意揀擇，亦必得一當意者呼而侍我。王公大人豈過我哉！」復大嘆，余亦大嘆。

### 世美堂燈

兒時跨蒼頭頸，猶及見王新建燈。燈皆貴重華美，珠燈料絲無論，即羊角燈亦描金細畫，纏絡罩之。懸燈百盞尚須秉燭而行，大是悶人。余見《水滸傳》「燈景詩」有云：「樓臺上下火照火，車馬往來人看人。」已盡燈理。余謂燈不在多，總求一亮。余每放燈，必用如椽大燭，專令數人剪卸燼煤，故光迸重垣，無微不見。

□年前，里人有李某者，為閩中二尹，撫臺委其造燈，選雕佛匠，窮工極巧，造燈□架，凡兩年，燈成而撫臺已物故，攜歸藏積中。又□年許，知余好燈，舉以相贈，余酬之五□金，□不當一，是為主燈。遂以燒珠、料絲、羊角、剔紗諸燈輔之。而友人有夏耳金者，剪綵為花，巧奪天工，罩以冰紗，有煙籠芍藥之致。更用粗鐵線界畫規矩，匠意出樣，剔紗為蜀錦縵，其界地鮮豔出人。耳金歲供鎮神，必造燈一些，燈後，余每以善價購之。余一小僕善收藏，雖紙燈亦□年不得壞，故燈日富。又從南京得趙士元夾紗屏及燈帶數副，皆屬鬼工，決非人力。

燈宵，出其所有，便稱勝事。鼓吹弦索，廝養減獲皆能為之。有蒼頭善製盆花，夏間以羊毛煉泥墩高二尺許，築「地湧金蓮」，聲同雷礮，花蓋畝餘。不用斂拍鼓饒，清吹嗩吶應之，望花緩急為嗩吶緩急，望花高下為嗩吶高下。燈不演劇則燈意不酣，然無隊舞鼓吹則燈燄不發。余較小侯申元劇四五□本。演元劇四齣，則隊舞一回，鼓吹一回，弦索一回。其間濃淡繁簡鬆實之妙，全在主人位置。使易人易地為之，自不能爾爾。故越中誇燈事之盛，必曰「世美堂燈」。

### 寧了

大母喜羨珍禽：舞鶴三對，白鷗一對，孔雀二對，吐綬雞一隻，白鸚鵡、鸚哥、綠鸚鵡□數架。

一異鳥名「寧了」，身小如鴿，黑翎如八哥，能作人語，絕不含糊。大母呼媵婢，輒應聲曰：「某丫頭，太太叫！」有客至，叫曰：「太太，客來了，看茶！」有一新娘子善睡，黎明輒呼曰：「新娘子，天明了，起來吧！太太叫，快起來！」不起，輒罵曰：「新娘子，臭淫婦，浪蹄子！」新娘子恨甚，置毒藥殺之。

「寧了」疑即「秦吉了」，蜀敘州出，能人言。一日夷人買去，驚死，其靈異酷似之。

### 張氏聲伎

謝太傅不畜聲伎，曰：「畏解，故不畜。」王右軍曰：「老年賴絲竹陶寫，恆恐兒輩覺。」曰「解」、曰「覺」，古人用字深確。蓋聲音之道入人最微，一解則自不能已，一覺則自不能禁也。

我家聲伎，前世無之，自大父於萬曆年間與范長白、鄒愚公、黃貞父、包涵所諸先生講究此道，遂破天荒為之。有「可餐班」，以張綵、王可餐、何閏、張福壽名；次則「武陵班」，以何韻士、傅吉甫、夏清之名；再次則「梯仙班」，以高眉生、李芥生、馬藍生名；再次則「吳郡班」，以王畹生、夏汝開、楊嘯生名；再次則「蘇小小班」，以馬小卿、潘小妃名；再次則平子「茂苑班」，以李含香、顧岸竹、應楚煙、楊駱駝名。主人解事日精一日，而僊童技藝亦愈出愈奇。余歷年半百，小侯自小而老、老而復小、小而復老者，凡五易之。無論「可餐」、「武陵」諸人，如三代法物，不可復見；「梯仙」、「吳郡」間有存者，皆為尙儂老人；而「蘇小小班」亦強半化為異物矣；「茂苑班」則吾弟先去，而諸人再易其主，余則婆娑一老，以碧眼波斯，尚能別其妍醜。山中人至海上歸，種種海錯皆在其眼，請共舐之。

### 方物

越中清饒無過余者，喜啖方物。

北京則蒨婆果、黃畿、馬牙松；山東則羊肚菜、秋白梨、文官果、甜子；福建則福橘、福橘餅、牛皮糖、紅腐乳；江西則青根、豐城脯；山西則天花菜；蘇州則帶骨鮑螺、山查丁、山查糕、松子糖、白圓、橄欖脯；嘉興則馬交魚脯、陶莊黃雀；南京則套櫻桃、桃門棗、地栗團、窩筍團、山查糖；杭州則西瓜、雞豆子、花下藕、韭芽、玄筍、塘棲蜜橘；蕭山則楊梅、蓴菜、鳩鳥、青鯽、方柿；諸暨則香狸、櫻桃、虎栗；嵊則蕨粉、細榧、龍游糖；臨海則枕頭瓜；臺州則瓦楞蚶、江瑤柱；浦江則火肉；東陽則南棗；山陰則破塘筍、謝橘、獨山菱、河蟹、三江屯鯉、白蛤、江魚、鱒魚、裡河鱸。

遠則歲致之，近則月致之、日致之。耿耿逐逐，日為口腹謀，罪孽固重。但由今思之，四方兵燹，寸寸割裂，錢塘衣帶水猶不敢輕渡，則向之傳食四方，不可不謂之福德也。

### 祁止祥癖

人無癖不可與交，以其無深情也；人無疵不可與交，以其無真氣也。

余友祁止祥有書畫癖，有蹴鞠癖，有鼓鉞癖，有鬼戲癖，有梨園癖。壬午，至南都，止祥出阿寶示余，余謂：「此西方迦陵鳥，何處得來？」阿寶妖冶如蕊女，而嬌癡無賴，故作澀靨，不肯著人。如食橄欖，咽澀無味而韻在回甘；如吃煙酒，鯁餽無奈而軟同沾醉。初如可厭，而過即思之。止祥精音律，咬釘嚼鐵，一字百磨，口口親授，阿寶輩皆能曲通主意。乙酉，南都失守，止祥奔歸，遇土賊，刀劍加頸，性命可傾，至寶是寶。丙戌，以監軍駐臺州，亂民鹵掠，止祥囊篋都盡，阿寶沿途唱曲以膳主人。及歸剛半月，又挾之遠去。

止祥去妻子如脫屣耳，獨以嬖童崽子為性命，其癖如此。

### 泰安州客店

客店至泰安州，不復敢以客店目之。余進香泰山，未至店里許，見驢馬槽房二三□間；再近，有戲子寓二□餘處；再近，則密戶曲房，皆妓女妖冶其中。余謂是一州之事，不知其為一店之事也。

投店者，先至一廳事，上簿掛號，人納店例銀三錢八分，又人納稅山銀一錢八分。店房三等。下客夜素早亦素，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勞之，謂之「接頂」。夜至店，設席賀，謂燒香後求官得官，求子得子，求利得利，故曰賀也。賀亦三等：上者專席，糖餅、五果、□饅、果核、演戲；次者二人一席，亦糖餅，亦饅核，亦演戲；下者三四人一席，亦糖餅、饅核，不演戲，用彈唱。計其店中，演戲者二□餘處，彈唱者不勝計。庖廚炊爨亦二□餘所，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。下山後，葷酒狎妓惟所欲，此皆一日事也。若上山落山，客日日至，而新舊客房不相襲，葷素庖廚不相混，迎送廝役不相兼，是則不可測識之矣。

泰安一州與此店比者五六所，又更奇。